运河。自大运河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以来,一个热词令人向往:走运

河。沿大运河南北走一遭,心淋江南

雨,耳闻渤海风,怎么想都是一件惬

意的事。即便在遥远的漕运时代,运

河水终不似黄沙、冰雪、瘴疠、恶

浪,虽也有暴戾四溢,但在人工河道

内,一条被驯服的水,更多是一副温

顺的模样,在五大水系间,被调来遣

关东、下南洋、蹚古道从容得多,

但如果提起大运河,只想到舟来楫

往、波光潋滟, 思维与眼界显然被

两岸困囿了。运河,从来不只是一

条河,就像长城,从来也不只是一

道墙。一撇一捺,支撑起历代王朝

宏图天下的政治梦想、勾连南北的

仇, 使吴王夫差以失败者身份谢幕,

但夫差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有

雄才大略的君王。想当年,他没有满

足称霸江南一域,而是开邗沟、通淮

河,目标只有一个,运送军需,进攻

齐国,称霸天下。隋文帝建国后,马

不停蹄地修运河、通南北, 也承载着

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大梦想。至明

清,政治中心北移,这条水道的政治

意义已无须赘述。大运河自春秋挖下

第一锹,就一路雄心勃勃承载着国家

意志, 出邗沟、兴隋唐、盛明清, 披

越王勾践十年隐忍,一朝复

显然, 走运河, 要比走西口、闯

新大运河散文

## 运河非河

吴相艳



作者简介: 吴相艳, 沧州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有散文集《行 走的目光》,多次获奖。

中国历史上,颇有几次悲壮的 "出走"足以改变中华文明进程。西 口路上眯眼的风沙, 闯关东队伍的挈 妇将雏, 茶马古道上的沉重行装, 河 西走廊上的声声驼铃, 南洋海道上的 险滩恶浪……每一次"出走",底色 都涂满悲壮、苍凉、不舍与牵绊,有 千里寻梦,也有饥寒所迫。是衣锦还 乡,还是永无归期,历史的风尘里, 传来孤勇者的长啸, 也留下拓荒者的 哭声。每想起这些,都忍不住向那些 纵横八荒的遥远通道回眸, 也对中华 文明进程多一些苍凉的慨叹。

但有一个通道则不然, 那就是大

一身政治荣光,身世显耀。

值得一提的是, 隋二世而亡, 大 运河背负了千载骂名。唯唐朝诗人皮 日休把目光拉长,说了句公道话: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 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 多。"那么,隋文、炀二帝不躺平坐 享天下富贵, 急吼吼大兴劳役修运河 的初衷是什么呢? 仅是为了华盖遥遥 "赏风景、观琼花"?

稍了解一点历史便知, 自西晋 "永嘉之乱"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南 北已分裂了近300年!300年,不足 以沧海变桑田, 但足以让世态民情变 得面目全非, 让民族认同支离破碎。 而且, 北方是在不断更迭的少数民族 政权统治之下,武风烈烈;南方是在 汉文化熏染之下, 文风浓郁。他们 不是兄弟分家,不是齐楚燕韩赵魏 秦的战国纷争, 而是异族异国, 是陌生人, 是不可共享天下的敌 手。于中华大地而言, 无论南 北,都太需要一场融合与认同 了,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文 化的、情感的、人心的。这就是 隋朝的使命,也是它的宿命。运 河不辱使命,以一河清波推动南 北融通,居功至伟,让后世王朝 享尽政治红利,由此带来的经济 繁荣、衍生的文化流波,润泽出 江南水袖的绵软、武林剑气的寒 光、青白瓷器的温润、孤舟客船 上的清愁、北京四合院里的庄严。 这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就是大运河 文化的气质、百姓的气质。

百姓居于林泉之下, 不关心也弄 不懂什么叫经济、何谓文化。他们只

是在自己的爱恨情仇里,努力把日子 过得体面。不同的是,有的一生奔波 于柴米油盐,或打杂卖艺,还时时捉 襟见肘; 有的怡情于琴棋书画, 铺展 宣州的纸、提徽州的笔, 研歙县的 砚,仍稍嫌笔墨欠佳;有的赤膊拉 纤,高喊运河号子踏沉重的脚步;有 的峨冠博带,独坐离乡的船上,写一 首感叹离愁别恨、宦海沉浮的诗。这 里,很难分出孰是生活,孰是文化, 也印证了生活即文化。在锦衣玉食的 悠游里, 掬西湖水, 沏龙井茶, 品评 瓷器里的花纹与精致,是文明;着粗 布短衣, 熟练操弄手里的技艺, 或在 烧制瓷器的火窑前挥汗如雨, 也是对 文明的创造。

运河人家

YUNHE RENJIA

或者根本就是,人人都是文明的 缔造者。谁不是在文明的润泽中获得 成长的养分?

在沧州城北,运河东岸,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一身隋唐 衣冠,款款而立。馆内展品光怪陆 离,将大运河文化从北至南,浓缩一 堂。驻足之余,心思会恍惚,这些文 化遗产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阳春白 雪也好,下里巴人也罢,展示之外, 是不是还有更多故事与文明, 值得我 们向大运河频频回眸?

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 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引沁水入黄河, 北上连淇水、通海河,止于涿郡。

610年,江南河开工,自京口绕 太湖,经常州、苏州,止于余杭。 至此,这条游龙有了首尾。单看

名字,涿郡威风凛凛,自带英雄气 场;余杭波光粼粼,无限儿女情长。 勾连起来的旖旎水道,每一刻晨昏、

每一粼波纹、每一个渡口, 都是运河 故事的见证者。譬如,运河长篇中的 精美短章——瓜洲。

瓜洲,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 处。从李唐王朝时, 江浙和湖广的米 粮就从这里北上关中,插着漕运火牌 和牙旗的运粮船往来穿梭。此外,瓜 洲古渡,披着水色,闪着诗情,却常 常扮演着"边关要渡"的硬汉角色, 每有战争, 都是一颗必抢的棋子。南 宋龟缩江南一隅时, 金兵饮马长江, 瓜洲作为战守要地,一旦失守,临安 城里的舞榭歌台就不知道要唱哪一王 朝的曲目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 马秋风大散关"。从陆游的幽愤诗 中,完全可以遥想,风雪夜战的惨烈 与肃杀。至清咸丰初年,太平军不惜 以"血流漂橹"的代价取得瓜洲控制 权,清政府的漕粮一度不得不改由海 运。当江南大米带着海腥味端上京城 满汉大员的餐桌, 离一个王朝的落幕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 渡头,吴山点点愁。"果然是愁,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愁。

历史永远向前。光绪二十一年, 古瓜洲城终于不堪重负,墙垣坍塌, 完全沦于大江之中, 但那些悲悲喜喜 的故事、葳葳蕤蕤的文明, 不会随水 湮没,新瓜洲神采在汽笛声声中,早 已辉映一船明月

笃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才是时代的流向。从涿 郡,到余杭,从北京,到杭州;从瓜 洲,到扬州,从沧州,到通州。时空 腾转中,大运河从春秋走来,必将抒 写新的春秋。

汉诗

### 运河谣

才能听得见—

吕 游

我家住在大运河畔

能有多近,运河的涛声

住在运河畔边, 算近吗 一个人,一棵树 一户人家,一丛高大的灌木 我就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 我们就是喝着运河的水长大的

住在一公里之外, 算不算呢 运河水在地下穿梭, 也在 我住的村庄迂回流过, 那条 名叫减河的河,"捷地减河""娘娘河" 加什么前缀, 都不能改变运河的属性

远一些,运河就成了飘带 看哪一片云飘过,都像是 运河水幻化成的梦, 悬在村口 村庄如蛛网, 到底是我们罩住了运河 还是运河水在地下流动, 如同 毛细血管中奔流的, 鲜红的血液

再远,能远得过打工在外的人吗 喝运河水长大的人,身体里 一定有一条河流在涌动 带着运河出行的人, 家乡从没远去

#### 运河谣

天上的云飘呦, 地下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沧州呦, 我的双手 攥着那条雨线, 收回如纸鸢的云 放进波涛汹涌的大运河中

树上的鸟飞呦, 河里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范桥镇哦, 我的目光 编织个细密的鸟笼, 罩住如鱼的鸟影 我要带回大运河畔的家中

原野里的麦子熟了呦, 桥下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新桥水驿呦, 我的脚印 盖个图章,收回鱼子般的麦子 母亲的汗水有多重,运河畔的芒种就 有多重

我的父亲走了呦,心头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澜阳呦, 身体里的记忆 是另一条运河, 朝着生我的方向 运河水清澈, 来路曲折, 朝霞鲜红

#### 向着运河岸边汇集的

向着运河岸边汇集的 一定是美的建筑,清风楼、朗吟楼、 南川楼 传说也可以现身人间,那么园博园呢

一旦变成华丽的袍子披在沧州肩头 运河就成了一条玉带缠在腰间

向着运河岸边汇集的 一定是美食, 衣物, 饰品, 歌声 运河大集, 多像是撑开夜色的那团星光 川流不息的人群就如同萤火在流动

当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 沧州就真的成了有磁力的海 最高的浪头在鼓楼顶, 那些小小的浪花 披在百狮园小狮子的头上, 面带笑容

还有更多看不到的力量, 向着 沧州运河岸边汇集,有一种精神 一旦注入运河, 你看不到 但是一定感受到那种神奇的力量 它在行船划桨在运河上的人的心中

90后

## 桥头观河

连冠华

伫立解放桥头, 一条灯河, 让我 感觉是清爽、惬意。

寒意并未消解游人的雅兴。沿河 公园树木环绕、曲径通幽, 彩灯斑 斓、翠影婆娑,广场处华灯灿烂、亮 如白昼, 跳广场舞的老老少少舞劲十 足,健步走的队伍气宇轩昂,打太极 者行云流水,远处不时又传来锣鼓、 琴瑟和戏剧、歌唱之声,令人心驰神 往。极目远眺,美轮美奂的朗吟楼, 映出的光彩让运河碧水都泛起了红 晕,也唤来了遥远的南川楼。回过 头, 灯景映衬得清风楼霞蔚云蒸, 与

隔河相对商业楼群交相辉映。 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解放桥, 脊梁 上背负着滚滚向前的车辆和川流不息 的人群。霎时, 我仿佛看到了金钩入 画的新华桥、海河霞光的海河路桥、 长虹卧波的彩虹桥、姹紫嫣红的佟卉 桥、鸿运当头的百狮桥。它们不都是 从英雄的解放桥上走来吗?

俯瞰桥下,一条古色古香的游船正 满载乘客穿桥而去, 承载着实现美丽的 梦想一路远航,载走了飞扬的思绪。

# 冬夜运河

冬天黑得早,不到6点,就 黑得不透气了。我从桥上看向运 河,分不清下面流动的是河水还 是墨汁,黑得发亮。

奇怪的是,这样的夜晚,居 然还有人在垂钓。他们虔诚地把 钓竿从桥上垂下,远远地抛进水 里。然后,就是揣着手,长久地 沉默等待。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 去,隐约可见一根线在河水与桥 之间,架起了一座属于他们的 桥。这端,是深夜依然清醒的河 水,那端,是一直坚持的等待者。

忍了又忍, 我还是忍不住 问,这个时候,能钓到鱼吗?钓 者眼睛没有离开河水,微微地摇 头,不能。那为什么?我还没想 好怎么问,答案就来了:因为, 这是运河。

这是运河,在这里,似乎发 生什么故事都能理解,都不值得 惊讶。从小到大,我有一个习 惯,开心或者不开心,都会来运 河边走走。开心的时候,会对着 浅浅深深的河水, 笑成一个傻 瓜;不开心的时候,挑个没人的 地方, 哭也罢, 吼也好, 反正也 没人管, 只要河水静静地流过, 就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带走。

我一直在想,除了运输,运 河存在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 到底是什么。毕竟,千年来,那 些断断续续干涸甚至消失的河 道,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不 是生命不堪承受之重,最终,选 择了自我消失。

黑黝黝的运河, 在黑黝黝的 夜里,静静地行走着,向着前 方,向着那个既定的目标,没有 一刻停留。面对我的疑问,运河 用沉默回答了我。

曾经有一段时间,运河水浅 得几乎能看见河底的沙砾、瓷 片、石头、木块……空气干燥得 拧不出一滴水分, 任由运河一点 一点挥发着残存不多的流量。每 次从运河身边走过,我都有种下 一刻他就会消失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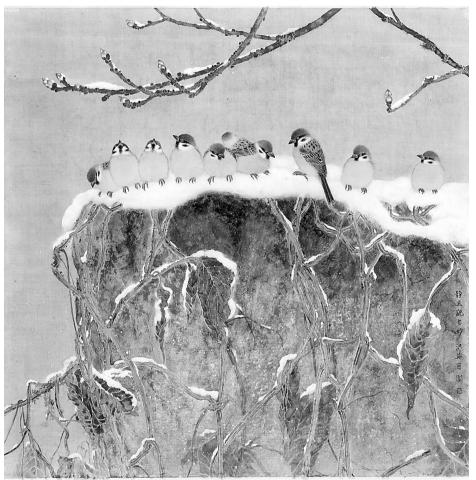
不会的。哪怕只剩下浅浅的 一层; 哪怕, 已经裸露出斑驳的 肌肤;哪怕,已经在消失的边缘 徘徊,运河,都未曾畏惧过。千 百年来,这些运河都经历过,都 看到过,都承受过。帝王将相, 军阀征战,风流爱情,作为一条 贯穿南北的河流,这些喜怒哀 乐、花团锦簇、悲欢离合、腐烂 如泥的故事,或者说心事,运河 都看得太多,经历得太多了。他 把这些悉数都吞进肚子里,淹没 在从未停止过脚步的长河中,任 由所有的故事和心事都沉没到 底,然后,再若无其事地向着前 方行去。

这样的运河,又何惧历史变 迁。存在的时候,他是一个沉默 的、充满力量的、只会埋头干活 的汉子,不管历史赋予他什么重 任,都只会无言地接过,然后, 出色地完成。消失了,他就把— 切都死死地埋进肚子里, 所有的 秘密,都成了人间的绝唱。从 此,世间再无此人、此事、此时。

这样的运河, 见过太多比今 夜还要黑的夜, 也见过比钓者更 坚持的人,如我一样的小儿女情 怀, 在他的漫漫长夜里, 简直比 河底的沙砾还要繁多。既然如 此,只能保持沉默。

冬夜冷硬, 运河的水, 深邃 成一池墨, 在一轮残月的映照 下,悄悄留下了属于运河自己的 故事。而那个守候在运河身边的 钓者,钓的是鱼,还是满腔的心 事,谁也无从得知。我只知道, 这个夜晚,我悄悄丢进运河一个 破碎的故事。

大概, 也只有运河, 才能这 样无条件地包容了一切吧。



静坐观众妙(工笔画) 卢洪英 作

读城

## 在记忆里沿河而上

皖 心

这是我第一次到沧州,第一次知 道运河从沧州穿城而过, 以杂技闻名 的吴桥,竟然是运河入境沧州的第一

从博物馆里的大运河, 到运河边 上的吴桥杂技,总会想起一些不相干 的场面,比如码头上的江湖卖艺,比 如河岸上的摆摊献技,比如这首传唱 了千年、表现杂技艺人行走江湖的歌 谣:"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 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 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 春秋。"这里的条河,就是大运河。

这些场景, 总能不经意撩动曾经 的思绪。对于一个在浍河边上生活了 18年的人来说,绝对不是巧合。我生 活的浍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却与 大运河连通着。隋唐大运河运输粮食 的支流运粮河,就是从符离镇濉河南 下,一路流向蕲县的浍河。

浍河冲进我们湾里的时候,一 头连着码头与街道,一头连着我的 家。那时候,从我家厨房的窗口踮 起脚就能看到集市上川流的人群, 炸糖糕和卖油条包子拉汤的, 几乎 每天都在那里,扛着糖葫芦的人、

摆好阵势套圈的人,还有摇拨浪鼓 的都用不同的方式吆喝着, 撩拨得 我们欲罢不能。

每年的三月二十八, 是整条街的 孩子最盼望的日子,也就是一年一度 的传统庙会,庙会持续十天时间,街 上涌来十里八乡的人, 甚至邻县的人 也会赶过来。多数卖东西的人提前一 天就在街上抢好位置, 卖牛羊的人因 为来得晚,只能在街市的边缘地带, 我家院外除了耍杂的,还挤满了卖牲 口的,有一次一头牛还冲进我家院 里, 撞倒了两棵小树和一盆太阳花。

好奇心是每个孩子都无法拒绝的 驱动力,越是不让,我们就越是充满 好奇。每天早上,一听到门外的脚步 声,我们就从床上一跃而起,通过门 缝外看,有时还没来由地对过路的人 吼上几声。那些挑菜、卖粮、牵羊、 赶牛的人根本不会看我们一眼,他们 一边揉着惺忪的眼,一边朝街市蜂拥 着涌去。当玩杂耍的人敲着锣鼓从门 口走过时,我和弟弟下狠劲踢着门,

恨不得冲出去。 那年,一个耍猴人住了我们 家。他把又丑又瘦的两只猴拴在我 家院外面那棵榆树上, 让我和弟弟 很是兴奋。我们拿着棍子逗猴子 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子上 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耍猴人拿条 凳子, 再给他端碗面条, 耍猴人非 要把那根给猴子表演吃的香蕉给 我,父亲不让。晚饭后,耍猴人敲 着他的小锣让猴子给我和弟弟表 演,邻居们的孩子也围过来,我和 弟弟很兴奋,又感觉很荣耀,仿佛 那耍猴人是我们家的一样。

耍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亲刚 好很闲,晚上没事就坐一块儿聊天。 他比父亲大,竟叫父亲大哥,父亲叫 他兄弟。耍猴人住了半个月,他们就 聊了半个月,仿若是曾经的老熟人— 样,聊故乡,聊自己,还聊父亲喜欢 的坠子戏。

第二年耍猴人又来的时候, 父亲 已调往外地,母亲说那间柴房依然空 着。耍猴人又住了几天,走的时候, 给父亲留了一包烟,给我和弟弟留了 一小包玉米软糖。那两只难看的猴子 在他的指引下,非常正式地给我们敬

父亲回来的时候,拿着烟看了很 久,竟沉默不语。其实,我一直不知 为什么,在这条街上,生活了二十多 年的父亲,也被列为为数不多的几个 外乡人之一。每当他端着书本往学校 挺进时,总有一些人,当着我和弟弟 的面,指着父亲说:"瞧,那个'侉 子'又在学猴跑。"对,他们叫父亲 "侉子",而不是老师。

父亲常常假借探望亲戚之名带我 和弟弟去埇桥,但到了埇桥,他便将 我和弟弟扔在姨姥姥家里,转身背影 就消失在人群里。父亲曾经在宿州念 过大学,每次他来都是和他的同学一 起去听埇桥地道的坠子戏。我和弟弟 不喜欢坠子戏, 讨厌坠子戏那种阴阳 怪气的腔调, 好在埇桥还有马戏可

关于埇桥,父亲说:"埇桥,就 是一座桥,一座骑在河流上的桥。" 我很佩服父亲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过 后来,我发现这不是父亲的原创。 埇,确实是地名,是宿州市的唯一市 辖区, 也是中国的马戏之乡。

其实, 隋唐大运河初开之时, 还 没有宿州这座古城,运河开通之后, 形成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为了贯通 南北,方便往来,便在河上架起一座 桥梁, 当时叫"甬桥"。在后来的岁 月中,不知道为什么"甬桥"又变成 了"埇桥"。随着人口越聚越多,形 成埇桥小镇,南北商贾经常在这里云 集,小镇也就日益繁华起来。

唐肃宗时, 埇桥成了非常重要的 关口, 唐王朝的物资转运皆由此过, 朝廷在埇桥设置了盐铁院仓库, 这是 全国十三个盐铁院之一,是唐代重要 的税源地,从而证明了埇桥当时所处 的地理位置。

有贸易的地方,就有市场,就有 商机,就有扎堆的人群,民间的杂耍

和马戏应该就是这样进入埇桥的。 埇桥的马戏, 在我看来是件宏大 的事,可却被父亲说成驯兽的小把 戏,没啥可看的。那时农村的孩子进 动物园的并不多, 能见到狮、虎、 熊、象等动物,可是比过年还高兴, 虽然父亲说那些动物又瘦又脏又丑, 根本没啥好看的,我们却不以为然。

时光荏苒,如今,埇桥段的运河 很多成了遗址,遗址上又长出了不同 的建筑物。如果没有那些标注的碑 文,没人知道曾经的运河就从这里经 过。

再去宿州与同学相聚的时候发 现,埇桥段运河存留的部分被打造成 具有历史韵味且又与自然共生的航运 中心,风景还是运河的风景,但记忆 之外, 生长着另一种繁华。

没想到, 多年之后, 竟以这样的 方式和运河相遇。

那天晚上,一行人乘着游船在沧 州市中心城区十几公里的运河之上徐 徐前行,两岸的霓虹在水中舞动,淡 淡的茶香在船舱里弥漫。我看到古老 的运河水,穿过时空隧道,从邗沟出 发而来,越过沧州的古楼,越过吴桥 的杂技,越过一段段密密麻麻的日 子, 盈盈而来。

看着岸边文化园区人流涌动,彩 虹桥下波光潋滟, 听着沧州的文友正 在说吴桥杂技走向世界的事情,才发 现,这么多年来,我对运河的记忆, 一直停留在杂耍人和父亲的背影里。